

现实主义文学,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的提倡,再次凸显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性。

现实主义文学,应包含两个层面,即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是互相关联又有分别的两个层面。

现实主义精神,我理解,它首先是一种真实性,一种对现实的忠实、客观的观照和把握。所谓忠实和客观,不仅是指对现实的外表,更是对其实质、意义和本质的领会与依循。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是文学的哲学。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貌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一种写作手法,它强调细节的真实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形而下的技巧,是操作和应用层面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必定是现实主义精神指引下、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的。但是,现实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存在孰主孰次、孰轻孰重的问题,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现实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融合无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现实主义经典理论家所说的不应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层面(代序) ·石一宁·

《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石一宁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本书呈现了作者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经验的探索与总结。书中观察与讨论的对象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和理论评论等门类,既有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亦有对文学流派的理论探讨;既有对名家的品评,也有对新人的议论。该书力求贴近创作实际,在准确分析创作经验的同时,客观指出缺憾与不足。书中关于现实主义的新变、时代精神与当代作家创作的关联等方面的探讨,具有锐气和新意。

东西,不应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学哲学,它不独存在于现实主义作品中,它还可能存在于非现实主义(如浪漫主义)的作品中。茅盾就认为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中国远古神话就内含着一种“神话的现实主义”,因为这些神话不承认宇宙间有全能的主宰,而确认人是宇宙间的主宰,是一种现实的真实反映。这些神话正是《诗经》等初期文学所表现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渊源。

现实主义文学,首先要求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养成。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创作不出现实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精神不充分的作家,作品的现实主义自然是虚弱的。现实主义精神,既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勇气。

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再现。首先,复写和完全再现生活真实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萨特曾详细论述过写作对现实与人生的“介入”性质。“介入”文学可以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或具有现实主义文学品格,但萨特对现实主义评价不高甚至不予认同,他认为,现实主义由于相信能够对现实作出公正的描绘因而是一种谬误。因为现实不可能被公正地描绘——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要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对象就已经被改变(萨特认为,语言也是一种行动方式,当一个人的行为被人评论后,他就不得不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固执地继续这一行为,明知故犯;或者放弃。对象“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改变)。其实,萨特所说的只是

一种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对现实的刻板的复印和摹写。其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是经过典型化的处理从而更抵达生活本质的真实。

当下现实题材创作的误区,许多正是因为对真实性的误解。在关于当下农村生活的创作中,这一问题尤其明显。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中国当下农村尽是田园荒芜,老弱病残,一片凄凉,作品的基调是悲愁、哀叹、绝望乃至愤怒。不能说其中没有作者的耳闻目睹的真实,也不能说作者没有写出细节的真实,但也仅此而已。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人物塑造,都没有让人看到典型化处理的努力。现实主义固然要写真实,要摒弃瞒和骗,然而现实主义的真实不是表面的、片面的真实,而是本质的、完整的真实。现

实主义对真实的现象要知其然还探索其所以然。中国当下农村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这是世界范围内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当作家描写当下农村的种种阵痛和弊端时,只有结合这一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进行思考,才能客观地、不失偏颇地描写出真实的当下农村的生活。

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个误区,是作家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视高度。新世纪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十分稀缺性格鲜明、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淡化故事、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或许可以成为其他流派的创作方法,然而,现实主义文学对此应该警惕,应该与之保持距离。

实际上,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现实主义,后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总是在继承前时代同流派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吸收历史的和当代的一切文学流派的经验和技巧,形成现实主义的崭新风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永葆青春和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拔河的历史传承(代序) ·何珍文·

《走,扯绳走!——“全国拔河之乡·临潭”拔河主题文学作品集》

崔沁峰主编 敏奇才执行主编 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该书分散文篇、自由诗篇、格律诗篇三个小辑,共计35万字,内容紧紧围绕“拔河”主题,宣传展示了临潭“万人拔河(扯绳)”国家级非遗文化、“治力关杯”中国·国际拔河公开赛体育风采,进一步打响了“全国拔河之乡”品牌,是一次集中围绕拔河展开的当代文学书写,以文学的形式传承拔河文化,增进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

追溯中国拔河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拔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迄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墨子·鲁问》中提到:“公输子自鲁南游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强钩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短,而制之为兵(兵器)。楚之兵节,越之不兵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说的是春秋时期,楚、越两国的水军交战,鲁国的工匠公输子(鲁班)为楚国设计了一种称之为“钩强”的兵器,用于阻挡和钩住敌船,当敌船前进时就阻挡它,当敌船后退时就钩住它。楚国水军舟师由于运用这种兵器作战,打败了敌军。后来,人们认为“钩强”中的强是拒的意思,“钩强”亦可称之为“钩拒”。

由于楚国以“钩拒”之兵器取得了军事胜利,楚人“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隋书·地理志》),在没有战争的情况

下,平日军队也经常用“钩拒”的兵器和方法进行军事训练,在将领的指挥下,士兵分成两组,手挽竹编的篾缆,伴着惊天动地的战鼓和呐喊,奋力钩拉牵拖。这种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军事演练时称“钩拒之戏”。它模拟水军舟师作战形式,在钩或拒时需要士兵强大的力量和技巧,并需集体配合同时用力,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这就使它奠定了拔河的基本属性,成为我国拔河运动的起源。当时的“钩拒之戏”,没有规则,器具粗糙,是用竹皮编成的篾缆,但演练起来能够锻炼士兵的意志品质,又具有较好的刺激性和观赏性,因此从军队流传到民间。南朝称之为“施钩之戏”,隋代称之为“牵钩之戏”。

民间的拔河游戏一般在春节、清明节、寒食节举办,以竹缆或麻绳为比赛工具,两端系有很多小钩或绳,分两队拉拔,击鼓助威欢呼呐喊,伴以歌声,声

震四方。发展到唐代,拔河游戏的名称和比赛规则逐渐固定下来,初步具备了作为一项民间体育活动的雏形。唐朝拔河游戏主要在宫廷举办,还流行于天宝之后的军队士卒之间。宋代的拔河游戏,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祝穆《方輿胜览》“拔河之戏,以麻巨竹分朋而挽水,谓之拔河,以定胜负,而祈农桑”,可见此时的拔河已经从一种娱乐游戏,演变成扶正祛邪、祈求丰收的民俗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拔河在我国不同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藏区出现了一对一的藏式拔河“押架”;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扯绳”习俗;在江南出现了泥地拔河、龙舟拔河;在东北地区出现了冰上拔河等等。

总之,拔河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是优秀的体育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发展动能。



《石头城》(尾声)

房伟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本书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城被日军攻陷后,居住在此的蒋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在残酷环境中,他们为抵御外侮付出惨痛代价,也在斗争中实现了个人为家、为国的理想追求。作者房伟通过对史料的收集考证,在故事中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展现南京沦陷时所面临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以及国内社会不同阶层、派系在严峻生存环境下的求生与反抗。

父亲已经很老了,我也已经老了。

父亲说,比起八十多年前的冬天,现在的冬天,不那么冷了。早上我爬起,院里的铜铃随风响动,鞋子踏在梧桐黑黄的叶片上,会踩出一片片泥土痕迹。我早晨出车,父亲不再喊我,玄凤鹦鹉和金丝雀,只能由我喂食,再提到屋里。

鸟儿们很惶恐,它们在清晨叽喳叫个不停,似乎要叫醒父亲。但父亲昏睡的时候越来越多,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少,他睡得非常香甜,流着哈喇子,翘着嘴角,笑得开心。

他醒来时,思路却很清楚。他不会用微信,我就把微信上的很多文章读给他听。他还是喜欢报纸,叫我做剪报,并指示把它们装订成册,捐给图书馆。我有些哭笑不得,图书馆要剪报何用呢。父亲遗憾地说,他年轻那会儿,答应过何长官,要写一部关于他们那代人的书,时间越长,书却越写不成了。我安慰他说,总会有人写的。

傻儿子,你会写书?父亲看着我。我羞愧地说,我不会写,可会说,我把你的故事,讲给了别人,他喜欢听,也会写。

好哇,父亲大声说,这和我一样,也是爱冒傻气的人。

父亲让我陪他玩“童子军”游

戏。八十多年了,父亲还能清晰记得童军野营口令,童军礼节,军事指示符号。父亲说,他们组建过童军团,他是团长,他们的团旗是狮子,保护英雄是班超。童军大野营,他还见过何应钦,是个白白胖胖的老头。

我告诉你,你讲过很多遍啦,不过,上次你说和姑奶奶一起参加童军野营。他怀疑地看着我说,我说过吗?我有姑姑?他有时学狮子叫,还藏在棕榈树下,让我去找他。

我和苏州教师约好,在“鬼脸子”见面。我们坐在湖水前,看着断壁残垣,讲着八十年前的故事。教师咬着钢笔,说,你讲得不全,我说,后来都死了,母亲死了,三叔死了,陈菊美也死了,也许过几天,你再来,父亲也不在了。我说,我要当正面人物,不要当该死的龙套。教师说,这本书没有龙套,都是主角,大家都一样,没贵贱之别。

教师拿出一叠打印稿,骄傲地说,这是书的开头,你看看。我打开书稿,天色突然暗下来,石头们熠熠生辉,我在看石头,石头也在看着我,仿佛无数只蝴蝶,从那些散发着墨香的纸中飞出,纸张上分明写着这样的文字:

蒋震晖告诉我,很多年了,蒋翼丰的梦中常出现那座石头山。

……